

安身抱残守缺斋

李昱坤

在崇尚诗文书学、学而优则仕的古代,书房不仅是文人的道场,也是文人安身立命、追求仕途、寻找自我的起点和归途。

因而到了明清时期,文人书房美学更加理论化、细致化,对书桌、书柜以及相关器物的选用与陈设,也都形成了严格的规范,成为了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通常书房的配置以笔、墨、纸、砚“文房四宝”为核心,配以书桌、书架、座椅等基本家具。还可布置古琴、书画、奇石、盆景、香炉等雅物,营造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的诗意氛围。

清末小说家、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,青年时期广泛研习过水利、算学、医学、金石、天文、音律、训诂各种学问,中年后自号“老残”,取书房名为“抱残守缺斋”。

取此书房名,并非刘鹗妄自菲薄。书房里他也并不以布置古琴、书画、奇石等雅物为主。他平生“嗜古成痴”,人称“竭其力之所至,不以营田宅,治生产,惟古器物是求”。所集藏的器物“上自殷及隋碑,巨若鼎彝,纤如泉珍,旁罗当壁,广及罍登”。这些千年古董,因历经沧桑,难免残缺不全,但他却视若珍宝。

从刘鹗表面上的自嘲可以看出,其中透着一种韧性。纵然人都觉得是破烂,但刘鹗却视为无价之宝,坚持去守护,而且守护一辈子。

1903年,刘鹗在书房抱残守缺斋里忙活了数月后,抱出一摞拓片,编辑成书《铁云藏龟》,并石印出版了。他在《时报》上给《铁云藏龟》打广告,特意声明:“近来新学日明,旧学将坠,愿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,以待将来。”

这句话把“抱残守缺”的意思说透了。他不是真守着一堆破烂,而是守护一些即将失传的东西,等将来有人能懂。

刘鹗内心里认定,这是此生最得意的事。因为他所倾尽心血守护的“破烂”,其实是三千年前殷商人刻在骨头上的文字——甲骨文。

但在当时,还真没人能够看得懂那些歪歪扭扭的刻痕究竟为何。八年后,慈禧才隐约感觉这东西真有大价值。可那时,刘鹗已经不在。

因为刘鹗,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的古董,变为了可以研究的珍贵史料。

刘鹗去世后,他所收藏的甲骨流散四方。但在他的基础上,后来罗振玉出了《铁云藏龟之余》,叶玉森出了《铁云藏龟拾遗》,严一萍出了《铁云藏龟新编》。

所有的这些书,扉页上都会写有同样一句话:“刘鹗辑,抱残守缺斋刊行”。

酸枣木杖,打开保温桶,开始吃午饭。坐在滑竿上等生意的张老汉,分了他一个茶叶蛋,老汉感叹:“等到正午,一笔抬滑竿的生意都没等到呢。你瞧,那头的胖小伙,问了两回价,还在犹豫。”

老梁是个爽直人,他立刻去问胖小伙:“为啥犹豫到现在?”小伙回应:“坐在滑竿上,有点像芭蕾舞剧里可恶的地主老爷,而且,到了特别陡的地方,我估计坐在上头,我也哆嗦。”

老梁回应:“我备有小帘子,可挂在滑竿遮阳篷的两侧,小夹子一夹,就给您遮上了。还有,到了陡峭处,你为啥不下来走上一段呢?既不会哆嗦,又省了别人的力气,滑竿工人一高兴,有力气给您唱一段山歌,这样一来,谁都开心,谁都不吃亏啊。”

买卖就这样意外地谈成了,抬滑竿的张老汉,饭也不吃了,抬着滑竿就出发了。他的神情松弛下来,晒得黑黝黝的胳膊与小腿似乎灌满了力气,上满了润滑油。老梁仰头,看着老汉与伙伴消失在台阶的尽头,山风夹带着松脂的味道,一时间灌满了所有人的肺腑,老梁深有感慨地说:“同情张老汉,不肯坐他的滑竿,也是轻看了他。轻看他还能再奋斗十年,帮助小儿子成家立业的雄心壮志。”

见我若有所思,老梁再次自言自语:清音阁上头有洪椿坪,洪椿坪上有雷洞坪,走过这九十九道拐,还要前往金顶。要咬住牙根,顶上这口气啊。

他似乎在说张老汉,似乎在说他自己,也似乎在鼓舞这一路上所有手握竹杖,奋力攀爬的人。

塔。塔起立云:遮个是砖浮图耶。居士云:有缝。塔云: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。坡首肯之。”文中的石塔是指石塔寺的长老。

“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”,这种慈悲,颇叫人感慨。“坡首肯之”,可知东坡闻此,一定也是很感慨的。

外地游客来扬州玩,不妨去看看这石塔,看看塔上是不是有缝。其实不看也知道,世上哪有无缝的塔。

石塔寺

且庵

扬州老城区有个地方叫石塔寺,那里有石塔桥,有石塔宾馆,有石塔菜场,就是没有石塔寺的寺。石塔寺早已经没有了,但石塔还在,立在街心的绿化带中。石塔寺始建于晋代,原来叫惠昭寺,唐代建石塔后,就定名石塔寺。

苏东坡当年在扬州做太守,离任时写过一篇《别石塔》:“石塔来别居士。居士云:经过草草,恨不一见石

八落,树皮大片剥落,木质部分已经发黑腐烂,布满岁月侵蚀的痕迹,完全看不出曾经枝繁叶茂的样子。还有一些枯木,经过长年风吹雨打,慢慢朽坏、消融,一点点融进山林的泥土里,悄无声息,无人留意。

看着眼前一边枝繁叶茂、一边枯木静卧的鲜明反差,我心里生出许多

枯荣

陈振林

感触。这些古树在深山伫立百年千年,日复一日经受风霜雨雪,看似巍峨挺拔、坚不可摧,却终究抵不过时光流转。再茂盛的枝干,终有凋零的一刻;再挺拔的大树,也会有轰然倒下的一天,从来没有永恒的繁盛。

细细想来,树木的一生,恰恰就是人的一生。我们匆匆行走世间,起起落落本就是寻常。年少时满怀热忱、

华明玥

帮帮那奋力攀爬的人

爬到峨眉山南麓的清音阁,平时没有锻炼习惯的我,立刻出了一身细汗,不得不在滑竿工人的聚集处,找了一级台阶歇下来,就歇在卖登山杖的老梁旁边。

入了山门到此处,我已遇上多位卖登山杖的小贩,他们吆喝,他们将两根手杖敲得梆梆响,证明质量有多么过得硬,不过,他们一个都没有打动我。山上卖的竹制或木制登山杖,都不是铝制或碳纤维的,无法折叠后放在背包里,看上去颇有点笨重,加上从没有过“三条腿走路”的经验,我怀疑带着这样的登山杖,反而可能拖累我。

老梁的摊位显然不一样,他做了一个“老梁登山杖”的招牌,支在小摊的旁边,上面的毛笔字一下子吸引了我:“往上走有泼猴,登山杖墩地,可震慑猴子。”“做竹杖的是四川邛竹,不易杵裂;木杖的握手缠了布条,手腕不至酸痛。”“爬山下来,若不需要登山杖,可两元回收。”“抬滑竿的兄弟,可免费取用二手登山杖。”这言简意赅的四句话,让一位小贩的细致、周全,还有助人为乐的心胸,跃然其上。在这四句话的底下,还有更醒目的一行字:“全文背诵《蜀道难》,不错一字,可得竹杖一柄;背得一半,可半价购竹杖一柄。”

在好胜心的驱使下,一部分游客立刻在手机上搜索《蜀道难》的原文,喃喃诵读。然而,等大伙抖擞精神来背,不是折在“青泥何盘盘,百步九折萦岩峦”这句,就是折在“飞湍瀑流争喧豗,砅崖转石万壑雷”这句,老梁呵呵而笑,说:“你低估这首诗的难度了,得啦,算你半价。”那半价买了手杖的人并不走,扭头,很不服气地问:“为啥才背到‘西当太白有鸟道,可以横绝峨眉巅’的人,你也给了半价?这不公平。”老梁一句话就把他说服了:“小事算得这样细,就没法活得像一个洒脱

踏入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,一下子就远离了山下的热闹。

城里总是车声不断,可一走进这片山林,所有嘈杂都被厚重的绿意挡得干干净净。空气湿润清凉,耳边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安安静静的,让人不自觉静下心来。抬头望去,满眼都是浓郁的绿色,古树密密麻麻地生长着,透着一股野蛮又踏实的生命力。

这里的古树长得格外壮观,树干粗壮结实,要历经许多年的生长才能这般挺拔。枝干直直向上蹿,树冠层层叠叠挤在一起,枝叶繁茂得几乎遮住整片天空。阳光很难穿透浓密的树荫,只能零零散散漏下几缕光斑,落在地上的落叶和青苔上。这些大树静静扎根在深山,常年经受风雨,却始终挺立生长,看着就格外坚韧安稳。

但往前走,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画面。不少苍老的树木早已倒伏在地,安安静静地躺在厚厚的落叶堆里,再也没有了生机。有的树干断得七零八